



上图：《闸口盘车图卷》，约907-960年，卫贤（传）。

1498年乡试第一，自称“江南第一风流才子”。但在会试时，因科场舞弊案牵连下狱，放归，还吴中。其后专心绘事，师沈周等，善作山水、人物、花鸟，作品传世颇多。

《秋风纨扇图》绘庭院一隅，仕女执扇沉思。人物面容柔婉，衣纹方折劲健，显得古朴典雅，是画家晚年佳作。幅左有画家自题诗一首，特别是“大都谁不逐炎凉”一句，点明秋风纨扇的主题。这是关于西汉班婕妤的文学典故，据传班婕妤好隐退长信宫后，在秋日里看到被弃置的纨扇，触景生情，作《怨歌行》以自哀。画家描绘这一典故，并借以比喻自身，是唐伯虎感叹身世沉浮、世态炎凉的自我写照。凌利中介绍，不平衡的构图给人一种飘摇之感，晚年的唐寅在经历了人生的波折坎坷之后有了人生的思考，所以利用汉代的班婕妤典故表达自己的失意。

在凌利中看来，在写实和写意、具象和抽象、客观和主观的思考上，中西方艺术家的议程是一样的，只

是节奏、顺序不同。以达·芬奇文艺复兴的作品为例，它更像中国五代北宋时期的作品，比较写实，细究物理。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，到了唐伯虎的时代，进入了一种从写实到写意的转变，更具浪漫主义色彩的风格。从风格史上，观众可以得到纵向和横向的理解。“15世纪东西方半球都出现了文化艺术创作中心。”凌利中指出，“西方是佛罗伦萨地区，而在遥远的东方，是中国的吴门地区。佛罗伦萨地区有美术三杰（达·芬奇、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），我们有吴门四家（沈周、文徵明、唐伯虎、仇英）。”

值得研究的是，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，人们也注意到绘画再现、象征、表现的多重功能。画家探索再现技巧的同时，运用象征隐喻图像背后的精神意义，并期待能以姿势、面部表情等传达情感。之后，随着绘画史的发展，画家和理论家逐渐获得一种共识：表现不必依赖面容和姿势，而可以和色彩与线条的抽象图形联系起来。中西方的绘

画史发展，都经历从再现到表现的探索，而节奏有所不同。通过两幅情态不同、传递的情感表达也不同的美人画交相对比，观者可以在“不同”之中，找寻东西方艺术家通过绘画艺术形象传情达意的“相同”之处。文明也因这样的互鉴而更显丰富多元。

此次来到上海的达·芬奇作品，还有其手稿《发射炸弹的大炮》。这件素描是《大西洋古抄本》中最著名的手稿之一，描绘了两门正在发射的火炮。它创作于达·芬奇初到米兰时期。在写给卢多维科·斯福尔扎大公的信中，他提到：“我还能设计易操作、易携带的火炮，可以像风暴一样射出碎石。它产生的浓烟能让敌人感到恐惧，造成严重的伤害并且陷入混乱之中。”然而实际上，这件武器装置不仅能够射出“碎石”，还能发射由火药、钉子或其他金属装填的榴霰弹，并且可以根据不同进攻情境装填不同弹药，即使到了十七八世纪，很多人依然震惊于达·芬奇当时跨时代